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一回 秦元帥興兵定北 唐貞觀御駕親征

詩曰： 欲笑周文歌燕鎬，還輕漢武樂橫汾。
豈知玉殿生三秀，詎有銅龍出五雲。
陌上堯尊傾北斗，樓前舜樂動南熏。
共歡天意同人意，萬歲千秋奉聖君。

話說真主登了龍位，改唐太宗貞觀天子年號。真個風調雨順，因泰民安，四方寧靜，百姓沾恩，君民安享三年。忽一日，貞觀天子臨朝，文武百官朝見已畢，分班站立。有黃門官啟奏道：「臣黃門官有事奏聞陛下。」「奏來。」

「今有北番使臣官要見陛下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朝廷說：「既有外邦使臣，快宣上殿來見寡人。」黃門官領旨傳宣。你看這個使臣，怎生模樣？只見他頭戴圓翅烏紗狐狸冠頂，身穿大紅補子官袍。腰圍金帶，圓面短腮，海下鬚鬚，手捧本章，上殿俯伏金階。說：「南朝聖主在上，有外邦使臣周綱見駕。願陛下聖壽無疆。」朝廷說：「愛卿到朕駕前，可是進貢與寡人麼？」使臣回奏道：「臣奉瑯琊主赤壁寶康王，羅窠漢七十二島、流國山川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車輪之旨令到來，有表本獻與萬歲龍目親觀。」朝廷傳旨：「什麼表章，獻上來。」周綱把表章雙手呈獻，旁邊侍臣接上龍案，揭開抽封，龍目一看，只見數行字在上面寫著：北番赤壁寶康王，大將先鋒誰敢當。立帝三年民盡怨，故我興兵伐爾邦。唐篡隋朝該一罪，殺父專權到處揚。欺兄滅弟唐童賊，自長威光壓眾邦。生擒敬德來養馬，活捉秦瓊挾將刀。若要我邦不至，只消歲歲過來朝。

那太宗不看也罷了，一見數行言辭，不覺龍顏大怒，說：「阿唷唷！罷了，罷了。可惡那北番縷蟻之邦，擅敢如此無禮，前來欺負寡人！」吩咐把使臣官綁出午門梟首，前來繳旨。「嘎！」兩旁一聲答應，唬得周綱魂不附體，說：「阿呀！南朝聖主饒命。狼主冒犯天顏，與使臣官何罪，望赦蟻蟻之命。」

爬起金階，喊聲大叫。那兩班文武百官，多不解其意。早有徐茂功出班說：「臣啟陛下，不知這赤壁寶康王表章上說些什麼？萬歲龍顏如此大怒？」太宗說：「徐先生，你拿去觀看就知明白。」茂功上前取過表章一看，說道：「陛下，這赤壁寶康王命使臣官來投戰書了，難道天邦反懼了他不成？況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，今陛下若斬其臣，北番反道陛下懼怕番邦了，請萬歲命他使臣官報個信去，說我國隨後就來征服你們。」朝廷聽了茂功之言，把龍首顛顛說：「先生之言有理。也罷，把使臣官周綱割下兩耳，怨其一死。」

傳旨未了，早有兩旁武將一聲答應，割去兩耳，弄做了一個冬瓜將軍，喊聲：「阿唷。謝南朝聖主不斬之恩。」太宗喝道：「你快快回去，對那個赤壁寶康王，羅窠漢聽講，叫他脖子頸候長些，只在百日之內，天兵到來取他首級，剿滅鳥巢，傳個信與他。」周綱說聲：「是！領南朝聖主旨意。」周綱退出午朝門外，把絹袱包滿了耳傷之所，當日上馬。見北番狼主之話，非一日之工夫，我且不表。

單說唐貞觀天子開言說道：「徐先生，北番康王如此無禮，寡人這裡不發兵去征剿他們，他到反來討戰，寡人還是怎麼樣。」軍師徐茂功道：「陛下，從來只有中國去征服小邦，那裡小邦反打戰書到中國來？這叫做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臣昨夜仰觀天象，見北方殺氣騰空，必有一番血戰之事，不想今日果有使臣官打戰書到來。百日之內，就要提兵前去平服北番，方除後患。若是遲延，他兵一到，就難抵了。」太宗道：「徐徐先生之言，如此遲延不得了。」便對叔寶道：「秦王兄，寡人命你明日起，要在教場之內，把團營總兵大小三軍武職們等，操演半個月，演好了然後就此發兵。」叔寶道：「臣領陛下旨意，下教場操演便了。」那秦瓊出了午朝門，回到自己府中，就要發令與合府總兵官，明日大小三軍在教場中伺候操演，這話且慢表。

單講徐茂功說：「陛下，這北番那些兵將，一個個多是能人，利害不過的，必須要御駕親征才好。」太宗道：「徐先生要寡人親領兵前去麼？」軍師道：「正是要御駕親征，才平定得來。」太宗道：「也罷了。父王在位，寡人領兵慣的。今日北番作亂，原是寡人領兵，今降朕旨意與戶部尚書，催趨各路錢糧。」朝廷把龍袍一展，駕退回宮，珠簾高卷，群臣散班。一齊晚話不表。

單講次日清晨，秦叔寶在教場操演三軍，好不熱鬧。那朝廷在朝中，也是忙亂兜兜，降許多旨意，專等秦瓊演熟三軍，就要選黃道吉日，興兵前去。

不覺過了半月，叔寶上金鑾復旨說：「陛下，三軍已操演得來精熟的了。」

太宗就向軍師道：「徐先生，幾時起兵？」茂功道：「臣已選在明日起兵。」

朝廷叫聲：「秦王兄，你回衙周備，明日就要發兵了。」叔寶領了旨意，退回衙署，自有一番忙碌。這些各位公爺，多是當心辦事，到了明日五更三點，駕發龍位，只有文官在兩班了。這些武將，多在教場內，有護國公秦叔寶戎裝上殿，當駕前掛了帥印。皇上御手親賜三杯御酒，與叔寶飲了。謝了恩，退出午門，跨上雕鞍，銜喇喇往教場來了。早有眾公爺在那裡候接。多是戎裝披掛，跨劍懸鞭，也有鐵鎗頭、烏金鎗，獅子盔、黃金甲，獬豸盔、紅銅鎧，銀箔頭、青銅甲。這班公爺，個個上前說道：「元帥在上，末將們等在此候接。」元帥叔寶道：「諸位將軍，何勞遠迎，隨本帥進教場內來。」眾公爺齊聲應道：「是。」一同隨元帥進教場來。只見有團營總兵官、游擊、千把總、參謀、百戶、都司、守備這一班武職們，也都是頂盔貫甲，跪接元帥。秦瓊吩咐站立兩旁，又見合教場大小三軍，齊齊跪下，送帥爺登了帳，點明隊伍，一共二十萬大隊人馬。點咬金帶一萬人馬為頭站先鋒：「須要逢山開路，遇水成橋。此去北番人馬甚是驍勇，一到邊關停住紮營，待本帥大兵到了，然後開鋒打仗。若然私自開兵，本帥一到，就要取你首級。」先鋒一聲答應：「是，得令。」那魯國公程咬金，好不威風，頭戴烏金開口獬豸盔，身穿烏油黑鐵甲，內襯皂羅袍，左懸弓，右插箭，手提開山大斧，鬚髯多是花白的了。若講到掃北這一班公爺們，多有五六旬之外，盡是鬢髮蒼蒼年老的了。這叫做：年老長擒年少將，英雄那怕少年郎。

只看程咬金有六旬外年紀，上馬還與天神相似，這般利害得狠。他領了精壯人馬一萬前去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成橋，竟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行，我且慢表。

回言要講到朝廷龍駕，命左丞相魏徵料理國家大事，托殿下李治權掌朝綱。

貞觀天子同軍師徐茂公，出了午朝門，跨上日月催驢驪馬，一竟到教軍場來。

有秦瓊接到御駕，遂命宰殺牛羊，奠旗燻神祇。皇上御奠三杯，有元帥秦叔寶祭旗已畢，吩咐發炮起營。那一時哄隆隆三聲炮起，拔寨起兵，前面有二十萬人馬擺開陣伍，秦元帥戎裝打扮，保住了天子龍駕，底下有二十九家總兵官，多是弓上弦，刀在鞘，有文官送天子起程，回衙不表。

單講那些人馬離了長安，正往河北進發，好不威靈震赫。這些地方百姓人家，多是家家下關戶戶關門。正是：太宗登位有三年，風調雨順國平安。康王麾下車元帥，表中差使進中原。辱罵貞觀天子帝，今日興兵御駕前。旗幡五色驚神鬼，劍戟毫光映日天。金盔銀鎧多威武，寶馬龍駒錦繡鞍。南來將士如神助，馬到成功定北番。

這個唐太宗人馬，旌旗招揚，正望北路進發。後有解糧駙馬小將軍，名喚薛萬徹，其人慣使雙錘，驍勇無敵，所以護送糧草來往。貞觀天子起了二十萬足數精壯人馬，前去定北平番，我且不表。

單說那北方外邦，第一關叫做白良關，卻對中原雁門關。白良關遠雁門關有二百里，多是荒山野地之處。雁門關外一百里，是中原地方；白良關外一百里，是北番地方。在此處各分疆界，若是大唐人馬到來，必須要穿過雁門關而至白良關的。前日使臣官周綱，被太宗皇帝割去兩耳，早已回番，見過狼主，故此北番狼主傳令各關守將，日夜當心防備，又差探子遠遠在那裡打聽。那北番

第一關上，有位鎮守總兵老爺，你道什麼人？他乃姓劉名方，字國貞，其人身長一丈，平頂圓頭，猶如笆鬥，膊闊一庭，腰大十圍。生一張黑威威臉面，短腮闊口，兜風一雙大耳，兩眼銅鈴，硃砂濃眉，兩臂有千斤之力。他若出陣，善用一條丈八蛇矛，其人利害不過，若講到北番之將，

多是：

上山打虎敲牙齒，下水擒龍剝項鱗。

說不盡關關有好漢，寨寨有能人。此一番定北不打緊，只怕要征戰得一個：頭落猶如瓜生地，血湧還同水泛江。

當下劉國貞正在私衙與偏正牙將們講究兵法，忽有小番兒報進來了，說道：「啟上平章爺，不好了，小將打聽得南朝聖主太宗唐皇帝，御駕親領二十萬大隊人馬，有護國公大無帥秦瓊，帶了數十員戰將，手下有合營總兵官，前來攻打白良關了。」劉國貞聞言，不覺駭然說：「唐朝天子親領人馬來了，可打聽得明白？」小番在雁門關探聽得明明白白的，故來通報。」國貞道：「既是明白的，可曉他人馬離此有多少路了？」小番探得他此時頭站先鋒，差不多出雁門關了。」那國貞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送死的來了。」這一班眾將連忙問道：「大老爺為何聞說南朝起兵前來，反是這等大笑？」國貞說：「諸位將軍，你們有所不知，俺們狼主千歲，欲取中原花花世界，錦繡江山，所以前日命周綱打戰書與太宗唐王。若是唐童不起兵來，到也奈何他不得。如今那唐王御駕，親領人馬前來，也算我狼主洪福齊天，大唐的萬里山河穩穩是我狼主的了，豈不快活。」眾將道：「大老爺，何以見得穩取中原，如此容易？」國貞道：「列位將軍，豈不曉那唐童全靠秦叔寶、尉遲恭利害。他道北番沒有能人，所以御駕親自領兵前來征剿我們，他還不曉得北番狼主駕前，關關多是英雄豪傑，何懼叔寶、敬德乎？待唐兵到來，必然攻打白良關。待本鎮去活捉唐朝臣子以獻狼主，豈非本鎮之功。」諸將大喜。

叫聲：「平章爺須要小心。小將們別過了。」不表這班花知魯達們回衙，單講劉國貞吩咐把都兒，關上多加些灰瓶石子，踢弓弩箭，若唐兵一到，速來報本鎮知道。把都兒一聲答應，自去緊守關頭，我且不表。

單講那先鋒程咬金領了一萬人馬，從河北一帶地方出了雁門關，又是兩日路程，有軍士報說：「啟上先鋒爺，前面是白良關北番地方了。」咬金道：「既到番地，吩咐安營，扣關下寨，放炮定營。」眾將一聲得令，頃刻把營盤扎住。咬金吩咐小軍打聽，大兵一到，速來報我。軍士答應自去。如今要說到貞觀天子，統領大隊人馬，過了雁門關，一路下來。早有程咬金遠遠相接說：「元帥，小將在此候接帥爺、龍駕。前面已是白良關了，不敢抗違帥令，等候三天，一同開兵。」元帥說：「本帥自令北番早定，馬到成功。」

吩咐大小三軍紮下營盤，走進御營。天子說：「秦王克，行兵在路辛苦，明日開兵罷。」秦瓊說：「此來定北，非一日一月之功，要看日時開兵吉利的成日。」天子道：「秦王兄之言甚善。」按下唐營君臣之事，再講關內小番報進：「啟上平章爺，唐兵已到關下了。」劉國貞說：「方才關外放炮之聲，想必唐兵到來紮營，若有唐將討戰，前來報我。」小番得令，自往關上觀望不表。

再說唐營元帥說：「諸位將軍，今當出兵吉日，那一個出去討戰？」道言未了，早有程咬金閃出說：「元帥，小將願往。」元帥說：「你是沒用的，北番番將不是當要的，甚是利害，第一場開兵，須要取他之勝，才曉得我們大唐將軍的利害。若是你出馬殺敗了，反為不美。」程咬金最膽小的，一聞元帥之言，只得退立旁邊去了。只見部中又閃出一將道：「元帥，待小將出去討戰罷。」元帥一看，原來是尉遲恭，便說：「將軍出陣，須要小心。」

尉遲恭一聲：「得令。」上馬提槍，掛劍懸鞭，頂盔貫甲，一聲炮響，大開營門，鼓聲嘯動，豁喇喇一馬衝出，直奔白良關下。那小番兒看見，好一個惡相的唐將，待我放箭。「呔！下面的蠻子，少催坐騎。看箭！」說是遲，射是快，阿唷唷，只見亂紛紛箭如雨點一般射下來。尉遲恭不慌不忙，把長槍亂使，如雪花飛舞相似，把亂箭盡行撇開。上面小番看呆了，箭也不射下來了。那尉遲大叫一聲，說道：「呔！關上的，快報你主將得知，今天兵到了，太宗皇帝御駕親征，叫他早早出關受死。」不表尉遲恭關下大叫，單講小番飛報進衙說：「啟上平章爺，有南朝蠻子在關外討戰。」劉國貞聽報，立起身來：「待我去擒南蠻。」吩咐備馬抬槍，脫下袍服，頂好盔，穿好甲，端住槍，跨上馬，出了總衙門，來到關上，望下一瞧，說：「阿唷！好一個蠻子。」但見他頭戴鬧龍鐵箔頭，面如鍋底，濃眉豹眼，海下鬍鬚，身穿鎖子烏金鎧。左懸弓，右懸箭，坐在馬上，好不威風。國貞就命把都兒發炮開關。只聽一聲炮響，關門大開，放下吊橋。劉國貞出得關門，後擁三百攢箭手，射住陣腳。尉遲恭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番將，望吊橋衝來，好不可怕；但見他頭上戴頂雙分鳳翅金盔，頂大紅纓，面如紙錢灰，獅子口，大鼻子，硃砂眉，一雙怪眼，短短一捧連鬚鬚鬚。身上穿一頓腥腥血染大紅袍，外罩龍鱗紅銅鎧。左懸弓，右插箭，手執一條射苗槍，坐下一匹點子昏紅馬，直奔上前，把槍一起。尉遲恭也舉烏纓槍架住，說道：「呔！那守關將留下名來。」國貞道：「你要問本鎮之名麼？乃赤壁寶康王狼主御駕前，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麾下加為鎮守白良關總兵，大將軍劉國貞。你可曉得本鎮槍法利害之處麼！」敬德說：「不曉得你這無名之輩！今天兵已到，你們一國的螻蟻，多要殺個乾乾淨淨，何在你這個把番奴，霸住白良關，阻我們天兵去路。」

正是讓我者生，若還擋我者死。